



大屠杀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

历史与记忆

[英] 杰里米·M. 布莱克 (Jeremy Black) 著

荀峥 译

大屠杀：希伯来语 **Shoah**；英语 **Holocaust**。

按照作者的用法，本书所有“大屠杀”一词都是专有名词，
仅用于指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大屠杀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

历史与记忆

[英]杰里米·M.布莱克 (Jeremy Black) 著

荀峥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屠杀：历史与记忆 / (英) 杰里米·M. 布莱克著；荀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17-3565-2

I. ①大… II. ①杰… ②荀…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犹太主义－研究－德国
IV. ① K516.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915 号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 by Jeremy M. Black

Copyright©2016 by Jeremy Black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o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8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
传媒取得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大屠杀：历史与记忆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8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73 千字

印张：12.75

版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森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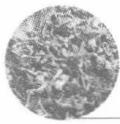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献给我家族中
从未谋面的一支亲属

序 言

杰里米·布莱克 (Jeremy Black) 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但是《大屠杀——历史与记忆》并没有因为作者的高产而缺少思想深度。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与犹太民族有着相似的悲惨遭遇，认识“二战”中犹太民族遭受的大屠杀和战后围绕大屠杀展开的国际舆论斗争，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相关中文论著和外文译著对此介绍都非常有限，而本书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个不足。

布莱克先生的这本著作首先对大屠杀在希特勒和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做了很好的阐释。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对消灭犹太人的偏执和疯狂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通过作者的阐述，读者可以认识到，在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里，存在着有关犹太人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和控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臆想，并把他们视为希特勒控制世界的主要敌人和障碍。“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被描述为受到犹太人的摆布，如果不是控制的话。”纳粹很容易地就用犹太人“操纵世界的阴谋”来解释社会制度迥异的西方国家能够和苏联结合在一起对抗德国这个事实。于是对希特勒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变成一场与犹太人的生死对决。为了实现德国控制欧洲的天命，犹太人的威胁必须被消灭，所以，“对希特勒



来说，反犹主义是一个超历史的问题，不是设计来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附加硬件’，比如重新分配领土、搜集资金或者凝聚民众的支持。仇恨犹太人变成希特勒心理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了他做出决定的基础”。屠杀犹太人劳工明显会伤害德国的战时经济，但是，“拒绝经济性的（和传统的军事—战略性的）考虑正是意义的一部分：追求种族主义的目标比追求传统上认为的实际目标‘更高’”。这个观点令人惊讶，但是布莱克的阐述毫无疑问是雄辩的。相信这个观点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陌生却是发人深思的。

本书系统、详尽地阐述了大屠杀从反犹主义思想根源到“最终解决”的发展过程。想要深入了解大屠杀的中国读者一定能从中获益良多。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可能是对战后世界对大屠杀的纪念和反思进行的分析。正如本书所说，“鉴于个体总是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习惯性地比思考他人的痛苦更多地深思他们自己经受的痛苦”。战后欧洲普遍存在一个回避、漠视大屠杀的历史阶段。德国人强调他们对法西斯的抵制和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被占领国家则回避自己在大屠杀中与德国占领当局的合作和帮凶作用，更乐于宣传自己的人民帮助犹太人和抵抗德国占领的一面。这使得战后对大屠杀的反思和纪念普遍有一个滞后的现象。但是随着西方社会战后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大屠杀在西方“集体良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今天欧美国家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已经达到东亚地区对战争历史的认知难以企及的高度。从本书的论述可知，“Holocaust”今天已经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成为描述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专有名词。各界人

士都要从政治正确的高度谨慎地使用这个名词。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是1945年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2007年，德国担任欧盟主席时推动欧盟立法将“公开宽恕、否认或者严重地轻视种族灭绝罪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而在此前，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单独立法将否认大屠杀确定为刑事罪行了。总之，对“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和正式的共识。这个过程很值得深陷历史问题争执的东亚国家人民了解和借鉴。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提出了太多深刻的问题。正如布莱克所说：“纳粹是这个问题（大屠杀）的关键，但是更广泛的冲击却要依靠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构成了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一场真真切切的、更普遍的危机。这说明纳粹主义的挑战作为一种文明坍塌所达到的程度，西方文明里有些东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文明的一个基本的成员群体（古老的希伯来人/犹太人）在被根除。在隐喻的和现实的意义上，他们确实都是被同类吞噬了。那些人自认为是西方文明注定的代表和捍卫者。可以理解，这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大屠杀是一个特定的灾难和危机，一个独立的事件，还是某些范围更广的事件——一场西方文明的危机的一部分。在西方文明里，一些根本的导向已经迷失了。”相比之下，南京大屠杀又何尝不是一次“文明坍塌”呢？这种文明的坍塌，20世纪末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重演了。它还会重现吗？

问题还有很多。大屠杀幸存者罗丝·克吕格说：原谅不在我



们的权利范围里，记忆让我们没有权利原谅。没有原谅的和解可能吗？新纳粹分子用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例子争辩说：犹太人一旦得到机会，也会是残忍的。有多少日本人也在这样揣想中国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次次追问“上帝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却是：“我想要知道人性在哪里？”是啊，人性在哪里？布莱克先生说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对这种“文明坍塌”的反思可能一定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触及历史和人性的最深处。也许只有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有这种勇气和意愿，上帝和人性才可能浮现。希望本书能引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布莱克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它很少在那些惨绝人寰的具体细节上着墨，完全没有试图用形象化的图景制造震撼感，只在必不可免的时候才进行了极少的描述，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作者保持理性的克制时那种强烈的悲愤。译者为本书做的大量引注，比较好地补充了本书经常一笔带过的许多关于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和背景，相信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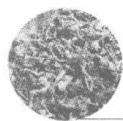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目 录

前 言	001
<hr/>	
第一章 巴巴罗萨之前	010
反犹主义背景	0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的出现	023
支持纳粹主义的思想	033
纳粹的反犹主义，1933—1939	035
入侵波兰	053
结 论	064
<hr/>	
第二章 走向种族灭绝	067
德国军队	068
特别行动队	075
“安乐死” 和毒气	094
一种新地理学	097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00
国际环境	104
朝向大屠杀的主动性	111
万塞	113
种族灭绝和战争	116
莱茵哈德行动	117
灭绝营	120
第三章 种族灭绝	135
华沙	136
抵抗	137
屠杀的步伐	146
奴隶劳动	149
杀戮的继续	157
德国公众和大屠杀	184
英国和美国	198
第四章 德国的盟国	210
罗马尼亚	210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	214

匈牙利	216
保加利亚	217
意大利	219
芬 兰	224
日 本	225
被占领的欧洲	226
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	227
法 国	231
荷 兰	235
比利时	237
波 兰	238
斯堪的纳维亚	239
中立国家	240
结 论	243
第五章 纪念	244
德 国	247
法 国	281
比利时和荷兰	293
意大利	296



天主教会	297
东 欧	303
美 国	318
澳大利亚	330
英 国	333
以色列	338
伊斯兰世界	345
结 论	350
第六章 大屠杀和今天	353
认 知	354
否 认	356
贬 低	357
第七章 结论	378
提出挑战的乐观主义	382
神学和大屠杀	384
今天的欧洲	393
展望未来	394

前 言

面对不断出现的试图否认大屠杀（Holocaust，希伯来语为 Shoah）的真实性和范围的企图^①，我们需要不断回顾大屠杀的历史。2005 年，大卫·欧文在奥地利因为否认大屠杀被逮捕，这清楚地反映了大屠杀的历史容易引起争论这一特征。^②就在那一年，伊朗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公然加入大屠杀否认者的行列。事实上，阿道夫·希特勒决心让欧洲摆脱犹太人，摆脱在他看来犹太人以各种形式展现的犹太主义思想，这种决心是他建立一个千年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终极目标里的核心问题。“二战”早期德国实现了大范围的征服，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机会。大屠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属于那场战争的历史。尽管这个观点似乎是明显的，但是对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进行的一

① 大屠杀：希伯来语 Shoah；英语 Holocaust。按照作者的用法，本书所有地方的“大屠杀”都是专有名词，仅用于指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下文中“Shoah”和“Holocaust”一般都译为“大屠杀”。——译者注（本书注释未标明为译者注则为原著注释）

② 大卫·欧文（David Irving，1938—）。英国大屠杀否认者和“二战”军事和政治历史作者。著有《德累斯顿的毁灭》和《希特勒的战争》等书。他认为希特勒不知道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或者，如果他知道，他是反对这样做的；大卫否认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用毒气毒死。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从未得到学术界主流的承认。——译者注



系列研究却对它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轻描淡写或者忽视大屠杀和其他关于犹太人的主题。^①我在2007年编辑出版了一部关于战争的七卷本的书，由各类学者的文章和短文构成。我在那本书中确实故意加入一卷关于大屠杀的内容。目前的这本书是以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为基础的。写作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对持续的否认大屠杀的事件做出的反应，同时也是因为需要一项简短的介绍性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10年，出现了洪水般的否认大屠杀的潮流。这成了清澈响亮的号角，召唤我写作和出版了2008年的那本书。写作那本书的环境是这样的：在某些欧洲和非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在大屠杀问题上模棱两可、轻描淡写甚至否认大屠杀的情况不断加剧；这些无理取闹的发展趋势对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我对这些怪癖行为对文明社会预示的信息感到忧惧。2008年以后隐含在这些发展后面的意味甚至变得更加容易察觉了，这是令人担忧的。反犹主义在某些欧洲国家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本书试图通过直接的、详尽的和以主题为线索的文章引起读者的注意，让他们关注大屠杀的背景和事件，关注对大屠杀的记忆和视角的历史发展，从而教育读者和那些可能变成大屠杀怀疑论者的人。大屠杀是现代社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这本书要警告他们忽视大屠杀的代价。这项研究清楚地证明了拥抱历史谬论和在历史问题上漫不经心会带来的危

^① 例如，P. 库克和B. H. 谢泼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抵抗》(Barnsley, 2013)；J. S. 科勒姆、O. 莫特斯曼和K. 皮瑞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波罗的海国家》(法兰克福, 2014)。

险，还有接受这些谬论会导致的文明将要付出的惊人代价。

本书前两章讨论大屠杀复杂的历史根源。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的大屠杀牺牲了大量欧洲犹太人的生命。这种灭绝政策是19世纪强有力的思想潮流经过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棱镜和希特勒的救世主幻想折射以后达到的顶峰。本书强调了希特勒的军事战略与对犹太人的单方面种族灭绝战争无法相互分割的紧密联系。确实，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应该是对德国战争行为进行分析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在更常见地强调灭绝营里进行的屠杀的同时，也强调了由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机动屠杀小队）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的重要性，尤其是大规模的射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各种想象和实践（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之间进行的一场残酷竞争，而大屠杀则反映了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是反现代主义的，因为它试图摧毁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其他愿景和实践（例如它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又同时以自己的方式拥有现代主义的愿景和实践。在纳粹的头脑里，犹太人在同一个时间里，一方面以其传统的习俗和与现代统一国家的隔绝代表和体现着一个过时的往日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而且更

^① 作者在书中把集中营明确分为以监禁和强制劳动为主的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和以屠杀为主要目的的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两类，但行文中有时又用集中营（camp）泛指两者，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危险的是，他们又代表和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现代化。^①更精确地说是多种现代化，因为纳粹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许多现代文化和思想运动中都非常突出，而且如果不是指导着这些运动，就是塑造着这些运动。纳粹的这种偏执确实把握到了犹太人遍布这个世界许多地方的事实，特别是把握到了所谓犹太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和最活跃的文化体——拥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尽管许多犹太人不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特别是在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恰恰是因为被卷入现代的和自由主义的事业，因而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犹太人在物理学界和在好莱坞扮演的角色是他们在更大的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一个指标。

大屠杀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它不仅是反犹主义最残忍的情节，也警示着最愚蠢的态度可以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它还是创建以色列国家和塑造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民族气质的背景。大屠杀也

^① 犹太人长期保持以《圣经·旧约》为经典的犹太教信仰。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恪守教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穿着传统的犹太教民族服装，在现代以前普遍较少参与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大部分犹太人不与外族通婚。男性会行割礼。这些特征都显得与现代化的世俗主义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也有一部分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或者放弃了宗教信仰，在现代科学、艺术、思想领域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表现优异，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共产主义国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例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都是犹太人。犹太民族获得诺贝尔奖的比率远远超过他们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所以作者说犹太人一方面“与现代统一国家”隔绝，“代表和体现着一个过时的往日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代表和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甚至多种现代化。——译者注



是一种提示，说明关于国家的种族主义和有机主义的观念^①会发展到什么境地。需要对这本书处理大屠杀的方式做出解释，因为书中如此多的篇幅被用来阐述战后对大屠杀的讨论、纪念（很长的第五章）和今天对大屠杀的思考（第六章）。强调这些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荒谬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是因为大屠杀这个主题同时包括由德国人及其盟国对犹太人犯下的残忍的大规模屠杀的罪行，以及战后对这场屠杀的思考。对这些思考的讨论不会以任何方式淡化大屠杀。这些讨论清楚地注意到，当个人的记忆由于一代人的离去而褪色时，大屠杀是通过这些思考被人们把握的。例如，正是诸如《辛德勒的名单》（1993）这类战后电影如果不是更好地，也是和战时的摄影一样有效地让人们形象化地理解了大屠杀，而且这个过程越来越重要了——首先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里，视觉的东西正在代替文字成为思想的手段和中介；其次也是为了应对普遍的历史震撼感的消逝。鉴于德国文献在现存关于大屠杀的官方来源的书面文献中的支配地位，后来的回忆性出版物和影像描述甚至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学校里免费放映《辛德勒的名单》显然使它成了关于大屠杀的权威“文本”。

^① 有机主义观念（organic notion），这里作者指的可能是有机主义国家主义，或译为有机主义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这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几乎是同义词。有机主义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它统治的那些人的团结导致的一种有机的结果。这种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由拥有一种共同文化、共同的行为方式、语言、种族、文化、宗教和民族习惯的人构成的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由社会成员利用政治法律制度等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组织。这种政治思潮从启蒙时代以后就在欧洲政治思想中发挥作用。因为它的思想内容太宽泛，所以有学者认为几乎可以把它列为从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到纳粹德国崛起的所有政治事件的推动因素。——译者注